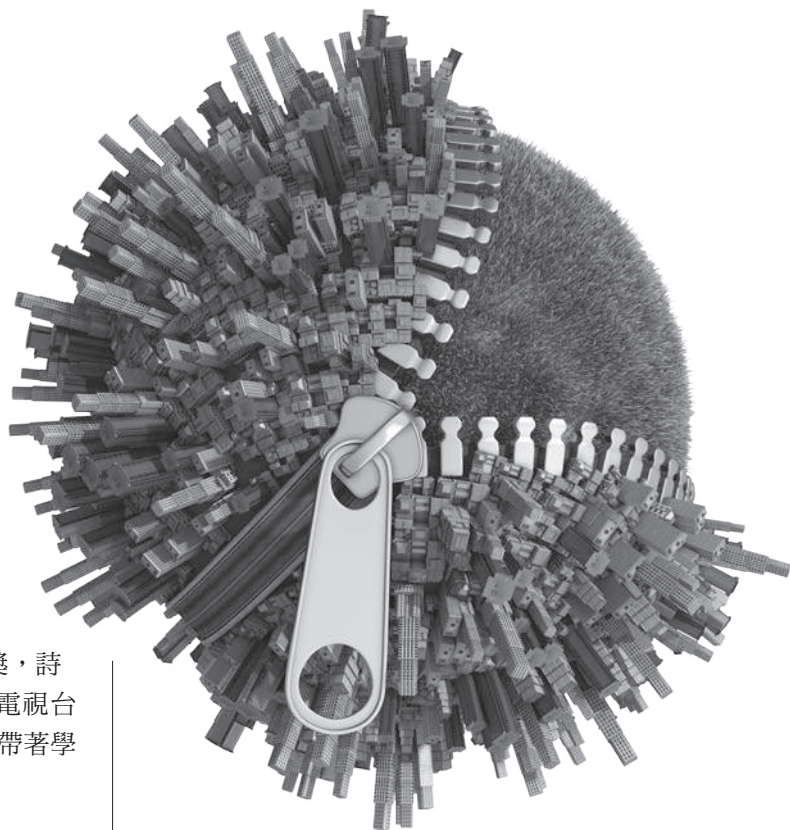


善發問者， 改變世界！

文／蔡淇華(高中教師)



有一年指導的網博和校刊都拿了金獎，詩社學生也拿了三十多個文學獎，電視台記者問我指導的要訣，我回答：「我會帶著學生一起對世界發問。」

「對世界發問？」記者有點疑惑。

「是的，問對問題，比答對答案更有威力！」

敢於提問推動美夢成真

同仁喜歡稱我「點子王」，其實這個稱呼應該翻譯為「喜歡發問的麻煩鬼」或是「對什麼都不滿意的嘮叨大伯」，因為我喜歡纏著同仁發問：「我們要如何提高學生打掃的責任感？」、「可以創造服務體驗的傳統嗎？」、或是「藝術季延長到三週不可行？」每個提問，都可能替自己與同仁帶來新的行政負擔，所以…是的，連我都感覺自己是個令人討厭的人。

但每次我開始發問後，我的大腦就停不下來，覺得可以讓環境更好，為什麼不做？當看到國際學生玩模擬聯合國時，我馬上詢問美國學校，一起玩好不好？當我見到學生沒有打招呼的習慣，便每晚苦思推行「品格校訓」的方法；當一校經費邀不起評審，我可以詢問友校共辦文學獎的可能；當學生說出遊學的夢，卻負擔不起高額的費用時，我問自己，有沒有可能找一所姐妹校，共辦落地招待，讓學生負擔

一半的費用。

我習慣把心中的疑問寫在記事本上，暑假整理書架裡累積十幾年的記事本時，驀然發現，我的提問，全部成真了，是的，敢想，就會成真。

所以我喜歡邀請同學到我的桌前：「來，提出你的問題，我們就可以開始創作了。」

創作源頭來自好奇想像

大部分人可能以為創作是天馬行空，其實，創作背後的「主題」才是靈魂。而對這個「題目」的「叩問」，是一切創作的核爆點。一個問題的發出，是創作者與世界連結的再釐清，他一定是擁有與他人不同的視角，看到哪裡不對勁，覺得那是自己的天命或責任，覺得不把它做出來會對不起自己，然後去尋找適合的素材來表達，例如文字、色彩、建築、或音符，在慢慢與天地詰問間，只要題目問對了，需要的資訊和技巧都會跑來服務，最後「創造」了一個「作品」。

所以發問是責任感與想像力密切互動的結果，而發問時的「動心起念」，是一切創作

的源頭。但每一位老師都知道，幼稚園的孩子最喜歡問為什麼，國小低年級的孩子還樂意舉手，但中年級後，「課程」慢慢加重（天吶，我們為什麼有那麼多永遠教不完的課程），老師教不完，學生背不完，上課一發問，進度就趕不上，甚至實驗多做幾個，就「沒時間考試」了。

我們的學生習慣「命題作文」、習慣有「標準答案」，被「教育」制約了他們的好奇心。他們害怕自己找的題目，怕考試不會考；他們害怕想像力太狂野，會跑出「標準答案」的疆界，所以，他們漸漸失去了好奇與發問的勇氣。我們正在教出越來越沒有「發問力」的下一代。

積極思考增強解決能力

臺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認為，學習只是一種input(輸入)，如果沒有經過internalize(內化)的過程，去發問，去發展出自己的思想，那不叫思考，如果想做些與普通人不同的事，非具備思考與發問能力不可。

我們多麼期待，我們的下一代，積極思考，大膽發問，勇於表達。

當2003年正在喝下午茶的吳政學發出「有沒有可能把五星級的蛋糕以平價在街頭販賣」的疑問時，85度C王國有了堅實的基石；當穆罕默德·尤努斯開始思考「微型貸款是否可以幫助孟加拉的貧民遠離高利貸的威脅」時，世界上數百萬窮人有了脫貧的契機。

我的學生中，最積極思考，大膽發問的，大概是鼎鈞了。

鼎鈞曾為台灣奪得國際物理及數學奧運金牌，他申請許多課程自學，鎮日呆在圖書館做題目，我常常看到他一做就是兩、三個小時，時而沉思，時而振筆運算。他曾在受訪時表示不是很喜歡被稱為天才：「其實我每天都在發問，所以有做不完的問題，尋求解答。」鼎鈞母親的一席話更是震動了我：「他會在網路與

同學討論、找資料、向老師發問，有時還會被一個題目卡住好幾天，或許進步慢，但建構出來解決問題的能力，都是自己的。」

勇於叩問改變未來教育

什麼是「解決問題的能力」？什麼是「都是自己的」？

鼎鈞的學習方式很像我帶社團的方式，那是一種PBL問題導向學習（Problem-based learning），學者吳清山認為此種學習植基於建構主義，認為學習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知識的過程，而不是獲取知識，它是讓學生在真實世界的環境中，將所發生的實際生活問題形成案例，大家共同討論，並提出問題解決之道。

同仁問我為什麼那麼熱衷帶社團，那是因為，我早忘光了以前上課的東西，但過去對「真實世界」叩問所得到的學習，現在正扎扎實實成為我知識架構的骨骸血肉，帶著我繼續去界定世界的疆界。所以我會瘋狂的帶著學生去發問：「台灣併排停車的問題可不可以根絕？」、「一中街可不可以改變？」，甚至「品格籃球可不可以五年內改變一萬個學生品格？」

我們學習，不一定在課堂裡，但我們學會了思考與表達，至於表達後得到多少獎，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未來的桂冠是會掛在有「學、思、達」習慣者的頭上。

台灣的老師其實已察覺到目前教育的危機，例如中山女高的張輝誠老師從翻轉教室的概念談起，反思如何讓台灣從過去填鴨式的教育，走向「在課堂上透過不間斷的提問和討論，訓練出學生自學、思考和表達能力」的學思達教學法。

我們期待這群勇於向體制叩問的老師，可以帶出勇於向世界叩問的下一代。是的，試問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？惟發問者，得天下！

